

十三經註

0412
449
50



門口 12
疏
卷

波
21
八。

東

春秋左傳註卷之二十八

成十六年
盡十八年

晉

杜

預

註

所錢文
有物辨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兩木冰

無傳記寒過節冰封著樹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不書名未同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喜穆公子子罕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城公 一 諸行樓

春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黶於

將伐鄭厲欒書子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鄆陵楚子鄭

師敗績鄆

鄆

楚師未大崩楚子傷目而退故曰楚子敗績鄆陵鄆地今屬潁川郡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背盟無禮卒以敗師故書名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

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

不見公

不及鄆陵戰故不諱者恥輕於執止

公至自會

無傳

春秋

稽古樓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王卿士子爵

曹伯歸自京師

為晉侯所赦故書歸諸侯歸國或書名或不書名或言歸自某或言自某歸無傳義

例從告辭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邱

茗音條

茗邱晉地舍之茗邱明不以歸不稱行人

非使人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公未歸命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犇盟于扈

晉許魯平故盟

公至自會

無傳伐而以會致史異文

乙酉刺公子偃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三

晉子偃

魯殺大夫皆言刺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
傳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
城

汝陰之田汝水之南近鄭地鄭從楚盟為
晉伐鄭起

夏四月滕文公卒

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

夫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

宋恃勝也鉏仕魚反洧七藥反
陂彼宜反覆扶又反

滕宋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伐宋故傳舉
滕侯卒侵伐經傳異文經從告傳言實他
皆放此敗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
鉏樂氏族不徹未師不徹備洧陂夫渠洧
陵皆宋地

衛侯伐鄭至於鳴雁為晉故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四 晉上樓

鳴雁在陳留雍邱縣西北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
 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
 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
 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
 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營居守
 卻犢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
 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

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欲使諸侯
 叛冀其懼而思德士燮佐中軍伐荀庚卻
 錡代士燮荀偃代卻錡荀庚子荀營下
 軍佐於是卻犢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
 罷矣有勝謂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
 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五 晉古樓

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
 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
 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
 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
 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

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
 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
 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
 懼不可用也句古侯反與音預過古禾反
 危莫降反底音旨復扶又反
 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司

馬子反令尹子重子辛公子壬夫子反入

見叔時以叔時老在申器猶用也民生厚

而德正謂財足則思無邪用利事節謂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物成羣生得所周旋不逆謂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知極無二心烝眾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眾民無不得中正敦厚也厯大也闕謂戰死者棄民不施惠絕好義不建利瀆齊盟不詳事神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謂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疲民以逞

謂刑不正邪而苟快意底至也不復見子言其必敗不反矢志不思慮也

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

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
 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
 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
 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
 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
 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

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
 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
 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
 不違晦在陳而暮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
 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遺去聲
亟去吏

反壓於甲反陳直觀反句古害反
行戶郎反窵敕離反囂許驕反

紆緩也惠公不振旅眾散敗也在僖十五
 年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

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
十二年見先君之事謂見先君成敗之事
亟數也三疆齊秦狄外寧必有內憂言驕
亢則憂患生也壓箝其未備勾士燮子疏
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二卿子
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不整謂不整
列不陳謂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
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囂喧嘩也

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
言人恤其所底

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
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
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
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

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蹇音莫禱丁老反賁扶云反蹇子六反射食亦反中丁仲反

巢車車上為檣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騁走也虔敬也夷平也左將帥右車右禱請於鬼神公晉侯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眾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萃集也震下坤上復無變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蹇也南國勢蹇

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
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公從之
從其言而戰

有悼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悼步毅御晉厲
公欒鍼為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
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
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
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

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淖乃孝
反夾古

洽反冒莫報
反掀許言反

淖泥也違辟也步毅即卻毅欒范二族強

故在公左右鍼曰書退在君前故子名其

父大任謂元帥之職載公為侵官去將而

御失官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掀舉也

癸巳潘尪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

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

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
 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
 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
 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
 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亦反項戶講反殺他刀反

黨潘廙之子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
 陷堅何憂於戰黨基一子以射夸王大辱

國王賤其不尙知謀爾射死藝言女以射
 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
 呂錡魏錡姬姓日異姓月周世姬姓尊異
 姓卑錡自入泥亦死象殺弓衣一矢復命
 言一發而中

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

傷乎卻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
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不敢拜命
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
肅使者而退

肅音妹跗方于反注之
樹反為去聲使所吏反

趨風其疾如風問遺也殷盛也鞅赤色跗
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無乃傷王
恐其傷閒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
告不寧君命之辱謂以君辱賜命故不敢

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
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
今擅

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
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
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蒍翰胡曰謀輅之
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春秋

和古樓

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

昏反翰音韓謀音牒輅五嫁反乘內竝去聲

從逐也再辱國君以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謀輅之從之乘而俘以下言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熒戰在閔二年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

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

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

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蔑為去聲射

食亦反殪於計反搏音搏中丁仲反軾音式蔑扶廢反

薄迫也君有命謂主有死藝命再發盡殪中軍折軾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蔑為郤至見譖張本

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
 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
 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對
 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
 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
 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
 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
 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

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許

危反使所吏反榼苦臘反造
七報反犒苦報反從才用反

曰又何如又問其餘暇閒暇食言食好整
 之言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承奉也御侍
 也識謂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免脫也

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
 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
 蒐粟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

曰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
 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
 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
 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
 之謂蒐所留反秣音末蓐音辱

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亡繕治也展陳也
 聽命復欲戰蒐閱也秣穀馬也固堅也申

重也逸縱也穀陽子反內豎三日穀食楚

粟三日也佞才也戒之戒勿驕周書康誥

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
 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
 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
 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
 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

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覆芳服反

瑕楚地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

軍不穀之罪王引過亦所以責子反也汝

亦聞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側敢不

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

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隕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隕申宮

徹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

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卻擘曰

魯侯待于壞隕以待勝者卻擘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

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壞音懷隕徒回反去起呂反鉏仕居反女音汝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十七 晉古樓

春秋
微京
頤反

和古棟

無咎高固子壞隕魯邑齊衛皆後非獨魯
明晉以僑如故不見公穆姜成公母季孟
季文子孟獻子晉難謂會晉伐鄭偃鉏二
子公庶弟指曰是皆君言欲廢公更立君
申宮傲備言申勅宮備後謂後晉楚戰期
謀伐鄭鄭猶未服以待勝者言觀晉楚之
勝負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訴譖也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
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
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
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
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

弭亡氏反
伯音霸

曹宣公即世在三十年弭息也既葬國人
皆將從子臧所謂憂未息討我寡君以前
年晉侯執曹伯亡曹鎮公子謂子臧逃奔

春秋

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晉五樓

宋泯滅也先君無乃有罪言今君無罪而見討得無以先君故君列諸會謂凡諸侯雖有篡弑之罪侯伯已與之會則不復討前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故曹人以為無罪遺失也豈獨遺敝邑為曹伯歸不以名告傳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

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守手又反
食使音嗣

使所
吏反

命公如初復欲使公逐季孟督揚鄭東地豹叔孫僑如弟也僑如於是遂作亂豹因奔齊為食鄭郊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使者豹之介食使

者而後食言其忠也

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
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
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曹人復
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
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制田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武子荀瑩鳴
鹿陳田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侵陳蔡不書

公不與失軍將主與軍相失宋衛不書後
也于臧反歸汝君以曹人重子臧故也子
臧反自宋還也不出謂不出仕

宣伯使告卻欒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
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
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
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
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三十一
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荅邱公還待于鄆
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卻擘曰苟去仲孫
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
倘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
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
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
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
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卻擘曰吾爲子請

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
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
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
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
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
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
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十二

季孫及郤犍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

為子于偽反衣於既反

政出多門謂政不由君蔑無也行父季文子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鄆魯西邑東郡廩邱縣東有鄆城親于公室謂親魯甚於晉公室聞之謂聞其淫恣情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隸賤官介因也承奉也二君宣成奉命無私

不受郤犍請邑謀國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身不忘君以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出僑如而盟之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歸刺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豹于齊而立之近此七月聲伯使豹請逆於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辟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豹始見經傳於此因言其終

齊聲孟子通僑如使立于高國之間僑如曰
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閒於卿閒於去聲

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高國之間位

比二卿奔衛閒於卿傳亦終言僑如之佞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

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

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

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

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伐功也溫季郤至七人之下以佐新軍位

在八求掩其上謂稱己之伐掩上功階亂

謂怨為亂階夏書逸書也不見細微也今

而明之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咎

經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古括反

括成公會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

成公

春秋

邾人伐鄭

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晉為兵主而猶先尹單尊王命也單伯稱
子蓋降爵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柯古河反

柯陵鄭西地

秋公至自會

無傳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

無傳九月郊祭非禮明矣書用郊從史文

晉侯使荀偃來乞師

無傳將伐鄭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
伐鄭

鄭猶未服故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十四

晉侯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

貍力之反脰市軫反

十一月無壬申日誤也貍脰闕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無傳

邾子貍且卒

獲俱縛反且子餘反

無傳五同盟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楚人滅舒庸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

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

頑侯孺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苦

門反孺乃侯反質音致

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為秦所滅時屬晉

後屬周救晉侵鄭不書救以侵告高氏在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五 嘗其

和古

陽翟縣西南侯孺鄭大夫

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于曲洧

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
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
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
月戊辰士燮卒難乃日反

前年鄆陵戰還祝宗主祭祀祈禱者祝我

速死無及於難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

懼因禱自裁

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

戚盟在十五年

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畏楚強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

齊火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二

齊魯

于闕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為施孝叔臣施氏卜辛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自室之

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闕音宏索

所白反別音月句其俱反

慶克慶封父蒙衣亦為婦人服與婦人相目闕巷門鮑牽鮑叔牙曾孫克久不出慙

臥于家夫人所以怪之謫譴責也會會伐

鄭高鮑高無咎鮑牽索客蒐索備姦人角
頃公子弱無咎于盧高氏邑國牽之弟文
子卜宰卜立家宰知不如葵葵傾葉向日
以蔽其根言鮑牽居亂不能危行言孫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
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

諸侯伐鄭前夏未得志故庚午圍鄭不書
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
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
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
自鄭王申至于狸振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
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
之莫而卒

洹音桓瓊求營反
瑰古回反莫音暮

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
入清水瓊玉瑰珠也食珠玉含象泣為瓊

瑰淚下化為珠玉滿其懷從而歌之從就也夢中為此歌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難去聲圍盧討高弱以難請請於諸侯殺慶克疾克淫亂故殺之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

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清陽平樂縣是為明年殺國佐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犢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三
利古樓
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
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
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
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
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
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
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

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
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曰雖死君
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
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
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
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
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
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

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
 魍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
 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温季曰逃威
 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
 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
 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
 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
 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

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竝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
 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
 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
 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
 童為卿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
 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
 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

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子二三子不能事君

焉用厥也

去起呂反矯居表反敵使去聲射音石沸甫味反魍徒回反衽而甚

反軌亦作究

外嬖愛幸大夫欲盡去羣大夫終如士燮

言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桔械

也同一轅繫之車轅怨不從已敗楚師謂

鄢陵戰欒書欲固壘卻至言楚有六閒以

取勝也使楚公子告公以鄢陵戰晉囚公

子茂以歸東師齊魯衛之師軍帥不具荀

瑩下軍居守卻犍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

孫周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受敵使

謂鄢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嘗試也覘

伺也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

而後卿佐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奄士季子

卻至公反以為卻至奪孟張豕不偪謂不

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言討多怨者易有功

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
咎欲安不得言不得安君位爭命爭死命
也以爲罪大傳言卻至無反心甲八百八
百人也沸離亦嬖人在裳際僞訟僞與清
沸離訟榭講武堂位所坐處也駒伯卻錡
苦成叔卻孺温季曰逃威卻至本意欲稟
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
凶賊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畏當爲

稽古樓

藏尸諸朝陳其尸於朝人將忍君人謂書
與偃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
也行去也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也大夫
無辱以胥童刼而執之故云辱也匠麗嬖
大夫家士句辭辭不往也畜養也違去也
韓厥少爲趙盾所待養及孟姬之亂晉將
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
已無所偏助孟姬亂在八年尸主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三

晉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楚師之敗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人巢駕釐虺楚四邑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書偃殺胥童以其劫已故書晉殺其大夫

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
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為國戮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傳在前年經在今春從告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不稱臣君無道

齊殺其大夫國佐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十四 齊五甚

春秋

國武子也

和古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傳例曰以惡入也彭城宋邑今彭城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築牆為鹿苑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子重先遣輕軍侵宋故稱人而不言伐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

崔杼同盟于虛打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三

晉古

虛打地闕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營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曰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共音恭

程猶晉大夫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諸侯葬車七乘周子悼公周也願不及此言有命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盟而入與諸大夫盟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武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三六

晉五婁

春秋

和古

宮曲沃始命君不臣者夷羊五之屬也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

禮也

湫子小反

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華免齊大夫內宮夫人宮師逃謂伏兵內宮恐不勝棄命專殺以穀叛以國佐木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弱勝之弟湫國佐黨封佐皆慶克子使嗣國氏以佐之罪不及不祀

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三

旨五其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冝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并糾御戎按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

春秋

和古

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其御立軍尉以攝之邴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按戶孝反卒乘去聲長丁丈反

卽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卽位也厲公殺絕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三十一 晉下

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命百官始爲政施
舍已責謂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也逮鰥
寡惠及微振廢滯起舊德也匡亦救也省
寬也節省也時用民使民以時不縱私欲
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
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無忌韓厥
子渥濁士貞子武子爲景公大傅辛將右
行因以爲氏士蒞獻公司司空也弁糾欒糾

也按正主馬官使訓知義戎士尙節義也
司土車右之官勇力皆車右也勇力多不
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軍尉攝之謂省
卿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絳魏犢子也偃
籍談父爲上軍司馬親以聽命言相親以
聽上命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
也六駟六閑之駟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
車尙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六官之長大

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官不易方謂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謂量德受爵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偏民無謗言所以復霸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郟取幽邱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

其政以聞吾憂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

吾音魚厭平聲聞去聲

曹門宋城門也朝邾城郟幽邱皆宋邑魚石等五子以十五年出奔楚獨書魚石爲師告書曰復入惡其依阻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國逆而立謂本無位紹繼而立

曰復歸亦國逆諸侯納之曰歸謂諸侯以言語告請而納之有位無位皆曰歸以惡曰復入謂身爲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者也此四條所以明外內之援辨逆順之辭通君臣取國有家之大例西鉏吾宋大夫惡謂魚石鄙我猶憾言已事之則以我爲鄙邑猶恨不足此吾患也使贊其政謂不同惡魚石而用之使佐政崇長也謂楚

今取彭城以封魚石披猶分也夷庚吳晉
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
晉之道懼吳晉謂隔吳晉之道故懼攜離
也事晉何爲言宋常事晉何爲顧有此患
難

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
晉於是乎有禮

拜朝拜謝公朝有禮有卑讓之禮也

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

語之謂語其德政朝晉請爲昏爲平公不

徹樂張本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言所以不克彭城

八月邾宣公來朝卽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書不時也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聖

嘗

非土功時

己丑公薨于路寢言道也

在路寢得君薨之道

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楚救彭城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為後

鎮韓獻子為政於是變書卒韓厥代將中

軍勤之謂勤恤其急台谷地闕楚師還畏

晉強也靡角宋地

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楚李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將救宋也武仲宣叔之子知伯荀瑩孫季

季左傳卷二十八 成公 聖 晉古甚

士魴伐鄭在十七年從之從武仲言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宋人辭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為襄元年圍彭城傳

丁未葬我君成公書順也

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

故曰書順也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八終

春秋左傳

卷二十八

成公

四

書

敵故

稽古樓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反陵

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

鄭次鄆以待晉師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剽子叔黑背子

晉侯使荀營來聘

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

左傳卷五 襄公 二 晉石 襄

春秋
和古樓

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

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

歸實諸瓠邱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

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降戶江反瓠侯吳反質音致

下有二月則此已亥為正月正月無己亥

日誤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

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登成也

不與其專邑叛君茲使彭城還繫宋稱宋

亦以成宋志彭城降不書賤畧之瓠邱晉

城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邱五大夫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光齊靈公太子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

郟敗其徒兵于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

鄆以待晉師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

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鄆芳扶反洧于軌反

荀偃不書非元帥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

春秋左傳卷五十九襄公三晉石

春秋 卷二十九 襄公 四 晉石樓

東南至長平入潁諸侯之師齊魯曹邾杞於是孟獻子自郟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晉衛次戚為韓厥援

邱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

呂留二縣合屬彭城郡譙國鄆縣東北有犬邱城迂迴疑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

邾宣公

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朝以小事大聘以大事小闕猶過也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無傳五月而葬速

春秋左傳 卷二十九 襄公 四 晉石樓

鄭師伐宋

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踰古困反

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

六月經誤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宋雖非卿師重故敘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于戚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諡也三月而葬速

叔孫豹如宋

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

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

季火左傳

卷之五

襄公

五

牢

城虎牢以逼鄭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伯侵宋楚令也

以彭城故

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

牛皆百匹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

為靈也

萊音來索所自反

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諡法亂而不

損曰靈言諡應其行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

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

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

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

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曰為酒為醴烝畀

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櫬初觀反

春秋左傳

卷五九

襄公

六

齊下

稽古樓

檟梓之屬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
 欲以送終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大
 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不
 哲言逆德姜氏襄公適母故曰君之妣詩
 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偏也言敬事祖妣
 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
 祖妣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

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城東陽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邑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
 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

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喻集矢於
 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言楚

子任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己言謂盟誓之言

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當國攝君事為政謂為政卿晉師侵鄭伐喪非禮子駟以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罍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

會于戚以鄭人叛晉謀討之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崔子之言謂元年孟獻子與齊崔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行次于鄆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告
 知武子滕薛小邾三國齊之屬憂不唯鄭
 言復憂齊叛將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
 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
 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伐齊諸侯之
 福謂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傳言苟營
 能用善謀

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
 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
 城虎牢如孟獻子之謀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
 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
 申

偪謂奪其權勢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檮音勃居反

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

公至自晉

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雞澤音善

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卽位

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

言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

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

春秋左傳卷之九 襄公 十 晉古樓

春秋

和古本

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

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

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

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

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

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

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

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廖力彫反被彼義反

簡選練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泉

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組甲被練皆

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君子

謂當時君子憂恚故成心疾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十一

傳

公如晉始朝也

公即位而朝

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讐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相儀也稽首首至地寡君懼謂稽首事天子之禮仇讐謂齊楚與晉爭傳言獻子能

固事盟主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郟外郟音而

鄭服在前年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齊侯與士匄盟郟水

名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尚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

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解音蟹比毗志反

老致仕嗣續其職者卒解狐卒午祁奚子赤職之子伯華午赤各代其父諂媚也偏屬也尚書洪範蕩蕩平正無私解狐未得位故曰得舉一官軍尉物事也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十三

晉書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
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頃音傾

單頃公王卿士吳子不至道遠多難

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
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

如會求成惠楚侵也袁僑濤塗四世孫晉
告諸侯告陳服及諸侯之大夫盟其君不

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
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
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
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
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士有死無犯為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
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
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
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
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
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

春秋

稽古

侯奄

行戶郎反跣先
典反食音嗣

行陳次僕御也僕人晉侯御僕斯此也以
順爲武順莫敢違有死無犯謂守官行法
雖死不敢有違臣懼其死懼自犯不武不
敬之罪用鉞斬揚干之僕敢有不從言不
敢不從戮請歸司寇言致尸於司寇使戮
之公以聽絳死爲重過故必請使無死羣
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時使魏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十五

信古

絳佐新軍張老代魏絳士富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

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

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前年大夫盟雞澤二月無己酉日誤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成公妾襄公母妣杞姓

葬陳成公

無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無傳定諡也赴同祔姑反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冬公如晉

春秋左傳

卷二十九

襄公

十六 晉古書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
 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
 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
 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
 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
 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
 故也

前年何忌之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
 在汝南鮑陽縣南知時言未可爭我易之
 難言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聞喪乃
 止軍禮不伐喪不聽命不聽楚命陳無禮

為下陳圍頓傳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
 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
 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

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
 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
 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
 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
 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
 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員音云舍音捨與音預
 以勞力報反諏子須反

武子聘在元年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
 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
 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
 夏曲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
 大明緜鹿鳴之三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
 皇者華行人通使之官藉薦也元侯牧伯
 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

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至于鹿鳴晉以叔
孫爲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
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四牡之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
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皇
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
君君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
已不及忠信爲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

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
人諮此四事訪善問善道咨親問親戚之
義咨禮問禮宜咨事問政事咨難問患難
五善爲諮詢度諏謀

秋定妣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
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
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檟於蒲圃
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

春秋 卷五 襄公 二十 晉子妻

之檀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圃布古反 御魚呂反

櫬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魯大夫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不終君言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櫬欲自為櫬請木為定姒作櫬

略不以道取為略御止也傳曰遂得成禮

故經無異文

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鄆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鄆小國也欲得使

春秋左傳 卷五 襄公 二十 晉子妻

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
時年七歲蓋相者爲之言郟今琅邪郟縣
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郟無賦於司馬晉司
馬又掌諸侯之賦闕不共也借助謂借郟
以自助晉侯許之爲明年叔孫豹郟世子
巫如晉傳
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閒伺閒缺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
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
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
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
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
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

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鬲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
 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
 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
 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
 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
 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
 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
 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
 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
 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
 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
 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

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
 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
 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
 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
 也戎狄事晉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
 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
 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
 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錡仕居反龍莫邦
 反泥仁角反峻七

全反鬲音華澆五弔反羶許器反斟之林反
 過古禾反箴之林反杼直呂反塵音憂恢苦
 回反賈音古

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請和諸戎欲
 戎與晉和莊子魏絳諸華中國夏訓夏書
 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后羿何
 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因夏民以代政謂
 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
 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伐相號曰

有窮鉏羿本國名恃其射謂羿善射淫于原獸謂淫放原野武羅等四子皆羿之賢臣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夷氏也內宮人愚弄欺罔之虞羿于田謂樂之以游田樹立也咸服皆信浞計悛改也歸自田羿獵還食其子食羿子也死于窮門謂殺之於國門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

春秋

和古

妾灌壽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燼謂遺民少康夏后相之子后杼少康子有窮遂亡以浞囚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辛甲周武王大甲闕過也使百官各爲箴辭戒王過虞人掌田獵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九

春秋左傳

卷二十九

襄公

十四

魯

州之道德不擾以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
 亂盲貪也思麇牡言但念獵重猶數也不
 恢于夏謂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
 大也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魏絳及
 之謂及后羿事荐聚也易猶輕也聳懼狎
 習也頓壞也鑿后羿謂以后羿為鑿戒使
 盟諸戎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于

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
 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
 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反瓜

臧紇武仲也郕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
 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鬻麻髮合結也遭
 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鬻而已臧之狐裘
 臧紇時服狐裘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

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春秋左傳註卷第二十九終

